

王  
船  
山  
遗  
书

王

皇

山

皇

王



張子正蒙注卷五上

船山遺書二十八

衡陽王夫之撰

至當篇 此篇推前篇未盡之旨而徵之於日用尤爲切  
近然皆存神知化之理所一以貫之者所謂易簡而天  
下之理得也篇內言易簡知幾而歸本於大經之正學  
者反而求之於父子君臣之間以察吾性之所不容已  
則天之所以爲天人之所以爲人聖之所以爲聖無待  
他求之矣

至當之謂德百順之謂福

當於理則順於事至當則善協於一無不順矣事無所

引子五家注卷五十一  
逆之謂福

德者福之基福者德之致無入而非百順故君子樂得其道

以德致福因其理之所宜乃順也無入不順故堯水湯旱而天下安文王囚孔子厄而心志適皆樂也樂則福莫大焉小人以得其欲爲樂非福也

○循天下之理之謂道得天下之理之謂德

理者物之固然事之所以然也顯著於天下循而得之非若異端孤守一己之微明離理氣以爲道德

故曰易簡之善配至德

至德天之德也順天下之理而不鑿五倫百行曉然易知而簡能天之所以行四時生百物之理在此矣

○大德敦化仁智合一厚且化也

敦存仁之體化廣知之用也大德存仁於神而化無不行智皆因仁而發仁至而智無不明化者厚之化也故化而不傷其厚舉錯而枉者直此理也

小德川流淵泉時出之也

致按此言用涵于體體著於用小德大德一誠而已

淵泉則無不流惟其時而已故德以敦仁爲本

○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大者器則小者不器矣

器者有成之謂仁成而純乎至善爲不踰之矩則小德

如川之流禮有損益義有變通運而不滯而皆協于至  
一故任讓進退質文刑賞隨施而可

○德者得也凡有性質而可有者也

得謂得之於天也凡物皆太和絪縕之氣所成有質則  
有性有性則有德草木鳥獸非無性無德而質與人殊  
則性亦殊德亦殊爾若均是人也所得皆一陰一陽繼  
善之理氣才雖或偏而德必同故曰人無有不善

日新之謂盛德過而不有不凝滯於心知之細也

日新盛德乾之道天之化也人能體之所知所能皆以  
行乎不得不然而不居則後日之德非倚前日之德而



德日盛矣時已過而猶執者必非自然之理乃心知緣於耳目一曲之明爾未嘗不爲道所散見而不足以盡道體之宏

○浩然無害則天地合德

以理御氣周徧於萬事萬物而不以己私自屈撓天之健地之順也

照無偏繫則日月合明

以理燭物則順逆美惡皆容光必照好而知惡惡而知美無所私也如日月之明矣

天地同流則四時合序

因天之時順地之理時行則行時止則止一四時之過化而日新也

酬酢不倚則鬼神合吉凶

應天下以喜怒刑賞善善惡惡各如其理鬼神之福善禍淫無成心者此爾故鬼神不可以淫祀禱君子不可以非道悅

天地合德日月合明然後能無方體能無方體然後能無我

方體以用言我以體言凡方而皆其可行之方凡體而皆其可立之體則私意盡而廓然大公與天同化矣無

方體者神之妙無我者聖之純

○禮器則藏諸身用無不利

禮器禮運曲禮之要禮器於多寡大小高下質文因其理之當然隨時位而變易度數無方而不立所向以爲體故曰禮器是故大備言盡其變以合于大常也全乎不一之器藏于心以爲斟酌之用故無不協其宜而至當以成百順

禮運云者語其達也禮器云者語其成也

運云者運行於器之中所以爲體天地日月之化而醜酢于人事者也達謂通理而爲萬事之本成者見于事

物而各成其事也

達與成體與用之道合

禮運體也禮器用也達則無不可成成者成其達也體  
必有用顯諸仁也用卽用其體藏諸用也達以成而成  
其所達則體用合矣

合體與用大人之事備矣

體無不成用無不達大人宰制萬物役使羣動之事備  
矣

禮器不泥於小者則無非禮之禮非義之義蓋大者器則  
則出入小者莫非時中也



禮器備而斟酌合乎時位無所泥矣不備則貴多有時而侈貴寡有時而陋貴高有時而亢貴下有時而屈自以爲禮義而非天理之節文吾心之裁制矣達乎禮之運而合吉凶高下以不踰於大中之矩故度數之小可出可入用無不利

子夏謂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斯之謂爾

出入損益也雖有損益不踰天地日月運行各正之矩非謂小節之可以自恣也

○禮器則大矣

能備知禮器而用之大人之事備矣蓋禮器云者以天

張子正蒙注卷五十一  
五  
理之節文合而爲大器不倚於一偏者也

修性而非小成者與

性謂理之具於心者修如修道之修修著其品節也修性而不小成所以盡吾性之能而非獨明其器數

運則化矣

禮運本天地日月之化而推行於節文非知化者不能

體

達順而樂亦至焉爾

通達大順得中而無不和則于多寡大小高下質文之損益曲暢人情之安矣律呂之高下人心之豫悅此理

而已蓋中和一致中本於和而中則和著於聲容原於  
神化陰陽均而動靜以時所謂明則有禮樂也故禮器

以運爲本

敵按中本於和謂  
時中本於太和

○萬物皆備於我言萬物皆有素於我也

素猶豫也言豫知其理而無不得此孟子自言其所得  
之辭

反身而誠謂行無不慊於心則樂莫大焉

知之盡則實踐之而已實踐之乃心所素知行焉皆順  
故樂莫大焉

○未能如玉不足以成德未能成德不足以孚天下

張子正蒙注卷五  
如玉表裏純善而無疵也放道而行非誠有其得於心者雖善不足以感人

修己以安人修己而安人不行乎妻子況可愾於天下  
愾氣相感也修己之盡者成如玉之德無私無欲而通  
天下之志如其不然刻意尙行矯物以爲高妻子不可  
行也德至則感通自神豈以己之是臨物之非哉

○正己而不求於人不願乎外之盛者與

君子之不願乎外非恬淡寡欲而已隨所處而必居正  
則自無外願也盛謂道之大者

○仁道有本近譬諸身推以及人乃其方也



心備萬物之理愛之本也推以及人於此求之而已  
必欲博施濟眾擴之天下施之無窮必有聖人之才能宏  
其道

用之大者因其才性其本也性全而才或不足故聖人  
不易及然心日盡則才亦日生故求仁者但求之心不  
以才之不足爲患

制行以己非所以同乎人必物之同者己則異矣必物之  
是者己則非矣

制行必極於至善非人之所能企及也德盛則物自化  
己有善而必人之己若則立異而成乎過君子不忍人

之不善唯嚴於責己而已此節舊分爲二今合之

○能通天下之志者爲能感人心聖人同乎人而無我故和平天下莫盛於感人心

天下之人嗜好習尙移其志者無所不有而推其本原莫非道之所許故不但兵農禮樂爲所必務卽私親私長好貨好色亦可以其情之正者爲性之所宏聖人達於太和綢繆之化不執己之是以臨人之非則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無不可感也所以天下共化於和

敵按易咸卦彖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張子引伸其義見聖人之化天下唯無朋從而光大故也

○道遠人則不仁

仁者己與萬物所同得之生理倚其偏至之識才可爲人所不能爲者老釋是己己與天下殊異而不相通則一身以外皆痿痺也發焉而爲己甚之行必慘薄而寡恩

○易簡理得則知幾知幾然後經可正

易簡乾坤之至德萬物同原之理知此則吾所自生微動之幾爲萬化所自始皆知矣卽此而見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天敘天秩不容己之愛敬則親義序別信皆原本德性以盡其誠而無出入過不及於大經之中蓋惟盡性者爲能盡倫非獨行之士一往孤行之忠孝

也

天下達道五其生民之大經乎經正則道前定事豫立不疑其所行利用安身之要莫先焉

終身所行自此五者而外無事仁民愛物制禮作樂全此五者而已五者豫立則推行萬事無不安利舍此則妄揣冥行事蹟而志亂吉凶悔吝莫知所從張子推天道人性變化之極而歸之於正經則窮神知化要以反求大正之中道此繇博反約之實學西銘一此意廣言之也

○性天經然後仁義行故曰有父子君臣上下然後禮義



有所錯

性天經者知大倫之秩敘自天本吾性自然之理成之爲性安焉而無所勉強也能然則愛敬之用擴充而無不行矣禮義仁義之用也舍五者而泛施之禮僞而義私冥行而鮮當刑名法術之所以違天拂人戕仁義也

○仁通極其性故能致養而靜以安

仁者生理之函於心者也感於物而發而不待感而始有性之藏也人能心依於仁則不爲物欲所遷以致養於性靜存不失

義致行其知故能盡文而動以變

義者心所喻之物則也知者仁所發見之覺也誠之明知之良因而行之則仁之節文具而變動不居無所往而非仁矣此章言義所以成仁之用行無非義則盡仁而復性矣

○義仁之動也流於義者於仁或傷

仁存而必動以加於物則因物之宜而制之然因物審處則於本體之所存有相悖害者矣故處物必不忘其靜之所函而屢顧以求安

仁體之常也過於仁者於義或害

體之常者貫動靜而恆也乃方動而過持以靜則於事

幾之變失矣故必靜存萬里化裁不滯之圓神曲成萬物而不遺此章言仁義之相爲體用動靜剛柔以相濟而不可偏也

○立不易方安於仁而已乎

乎歎美之辭隨所立而不易其方義也然唯安于仁者動而不失其靜之理故雖遇變而恆貞此章言仁所以立義之體仁熟則義自正矣以上三章互相發明仁義合一之理蓋道之所自行德之所自立原其所本則陰陽也剛柔也仁義也當其綢繆而太和初未嘗分而爲兩盡性合天者得其合一兩在之神則義不流仁不過

而天下之理無不得若徒襲仁義之迹則或致兩妨故  
學者以存神爲要易以仁配陰以義配陽釋者紛紜唯  
此以一靜一動爲言發明特切然在天在地在人理同  
而撰異初不可畫然分屬讀者得意而舍迹可也

○安所遇而敦仁故其愛有常心有常心則物被常愛也  
安遇所以自處敦仁則必及物然人之所以不能常其  
愛者境遇不齊而心爲之變心爲境遷則雖欲敦愛而  
利於物者恐傷於己仁不容不薄矣若得喪安危無遇  
不安則苟可以愛而仁無所吝一言一介無遷就規避  
之心不必澤及天下而後爲仁也



○大海無潤因暘者有潤至仁無恩因不足者有恩樂天安土所居而安不累於物也

無恩者非以為恩於物而施之愛猶大海非為潤人之渴而有水也君子自存其仁不為境遷則物不能累己而已亦不致為物之累則因物之利而利之而已若沾沾然以為恩於物為功則必需勢位以行愛而愛窮

○愛人然後能保其身張子自注寡助則親戚畔之能保其身則不擇

地而安自注不能有其身則資安處以置之不擇地而安蓋所達者大矣

四海之廣古今之變順逆險阻無不可行矣

大達於天則成性成身矣

大而化之仁熟而無土不安合於天德之無不覆聖矣  
無所遇而不安於性以成身也故舜之飯糗茹草與爲  
天子一也孔子之困厄與堯舜一也通乎屈伸而安身  
利用下學而上達矣此章之指言近而指遠尤學者所  
宜加省

○上達則樂天樂天則不怨下學則治己治己則不尤  
上達於天屈伸之理合一而不疑時位之不齊皆天理  
之自然富貴厚吾生貧賤玉吾成何怨乎治己則去物  
之累以責人之心責己愛己之心愛人不見人之可尤  
矣聖之所以合天安土敦仁而已

○不知來物不足以利用

來物方來之事也人之所以不利用者據現在之境遇而執之也若知將來之變不可測而守其中道則無不利矣

不通晝夜未足以樂天

屈伸往來之理莫著於晝夜晝必夜夜必晝晝以成夜夜以息晝故堯舜之伸必有孔子之屈一時之屈所以善萬世之伸天之所命無不可樂也

聖人成其德不私其身故乾乾自彊所以成之於天爾身者天之化也德者身之職也乾乾自彊以成其德以

共天職而歸健順之理氣於天地則生事畢而無累於  
太虛非以聖智之功名私有於其身所遇之通塞何足  
以繫其念哉

○君子於仁聖爲不厭誨不倦然且自謂不能蓋所以爲  
能也

仁聖之道乾乾不息而已

能不過人故與人爭能以能病人

少有所得則其氣驕廣大無涯則其志遜

大則天地合德自不見其能也

時行物生豈以今歲之成功自居而息其將來之化哉



○君子之道達諸天故聖人有所不能

道通於天之化君子之所必爲著明而天之盛德大業  
古今互成而不迫生殺竝行而不悖聖人能因時裁成  
而不能效其廣大

夫婦之智淆諸物故大人有所不與

夫婦之智偶合於道而天明孤發幾與蠹螳之君臣虎  
狼之父子相雜故自經溝瀆之信從并救人之仁夫婦  
能之而大人弗爲大人貞一以動也

○匹夫匹婦非天之聰明不成其爲人  
非能自立人道天使之然爾

聖人天聰明之盡者爾

天之聰明在人者有隱有顯有變有通聖人以聖學擴  
大而誠體之則盡有天之聰明而視聽無非理矣

○大人者有容物無去物有愛物無徇物天之道然

去上聲

大人不離物以自高不絕物以自潔廣愛以全仁而不  
違道以干譽皆順天之理以行也

天以直養萬物

萬物竝育於天地之間天順其理而養之無所擇於靈  
蠢清濁撓其種性而後可致其養直也

代天而理物者曲成而不害其直斯盡道矣

道立於廣大而化之以神則天下之人無不可感天下之物無不可用愚明彊柔治教皆洽焉聲色貨利仁義皆行焉非有所必去有所或徇也若老釋之徒絕物以孤立而徇人以示愛違天自用不祥久矣

○志大則才大事業大故曰可大又曰富有志久則氣久德性久故曰可久又曰日新

志立則學思從之故才日益而聰明盛成乎富有志之篤則氣從其志以不倦而日新蓋言學者德業之始終一以志爲大小久暫之區量故大學教人必以知止爲始孔子之聖唯志學之異於人也天載物則神化感通

之事下學雖所不逮而志必至焉不可泥於近小以茶其氣而棄其才也

○清爲異物和爲徇物

清之過和之流也

金和而玉節之則不過知運而貞一之則不流

金堅玉白而養之以和節之以潤則至清而不異智能運物而恆貞於一則至和而不徇孔子之所以聖不可

知其涵養德性者密也

○此章上二句舊分一章金和以下連下章今正之

○道所以可久可大以其肖天地而不離也

肖其化則可大乾乾不息而不離則可久



與天地不相似其違道也遠矣

意欲之私限於所知而不恆非天理之自然也釋老執一己之生滅畏死厭難偷安而苟息曲學拘聞見之習而不通於神化以自畫而小成邪正雖殊其與道違一也道二仁與不仁而已天與人之辨焉耳

○久者一之純大者兼之富

不襍以私僞故純久非專執不化也窮天地萬物之理故富大非故爲高遠也兼之富者合萬於一一之純者一以貫萬一故神兩在故不測下學而上達矣

○大則直不絞方不剝故不習而無不利

大則通於萬理而無不順直不傷激方不矯廉坤之六  
二居中得正剛柔合德純一而大天下之理皆伸而情  
皆得故无不利

○易簡然後能知險阻

以險阻之心察險阻則險阻不在天下而先生於心心  
有險阻天下之險阻愈變矣以乾之純於健自彊而不  
恤天下之險其道易以坤之純于順厚載而不憂天下  
之阻其道簡險阻萬變奉此以臨之情形自著而吾有  
以治之矣

易簡理得然後一以貫天下之道

險阻可通況其大常者乎

易簡故能說諸心知險阻故能研諸慮

道在己而無憂故悅悅而憂惑不妄起則所慮者正而自精不然在己無大常之理物至情移愈變而愈迷矣知幾爲能以屈爲伸

幾者動靜必然之介伸必有屈屈所以伸動靜之理然也以屈爲伸則善吾生者善吾死死生不易其素一以貫久大之德矣乾之知存亡進退而不失其正坤之先迷後得所以平天下之險阻也

○君子無所爭彼伸則我屈知也

陰陽柔剛迭相爲屈伸君子小人各乘其時知者知此則量自宏矣

彼屈則吾不伸而自伸矣

彼屈則我自伸不待鳴其屈以求伸

又何爭

屈亦無爭伸亦無爭保吾大正而已

○無不容然後盡屈伸之道至虛則無所不伸矣

於人有君子小人於世有治亂於己有富貴貧賤夷狄患難天地之化至大其屈伸非旦夕之效也人所以不能盡屈伸之道者遇屈則不能容也至虛則古今如且



暮人我如影響交感於太和之中而神不損龍蛇蟄而  
全身尺蠖之伸在屈浩然之氣亘古今而常伸言忠信  
行篤敬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利害於我何有焉

君子無所爭知幾於屈伸之感而已

屈伸必相感者也無待於求伸而又何爭

精義入神交神於不爭之地順莫甚焉利莫大焉天下何  
思何慮明屈伸之變斯盡之矣

精義則伸有伸之義屈有屈之義知進退存亡而不失  
其正入神者否泰消長之機化有變而神不變故六十  
四象而乾坤之德在焉陰陽之多少位之得失因乎屈

張子正蒙卷五十一

伸爾知達於此理無不順用無不利矣彼與物爭者唯  
於天下生其思慮而不自悅其心研其慮故憧憧爾思  
而不甯唯己小而天下大異於大人之無不知而無不

容也○此章舊分  
為二今合之

○勝兵之勝勝在至柔明屈伸之神爾

兵以求伸者也而勝以柔屈伸相感之神於斯見矣善  
為國者不師至於用兵爭勝非能全體屈伸之神窺見  
其幾而已老氏遂奉此以為教欲伸固屈以柔勝剛與  
至虛能容之誠相違遠矣讀者當分別觀之

○敬斯有立有立斯有為

莊敬自持而後耳目口體從心而定其物則卓然知有  
我之立于兩間不因物而遷矣有我而備萬之誠存焉  
奉此以有爲而仁義行

○敬禮之興也不敬則禮不行

敬者禮之神也神運乎儀文之中然後安以敏而天下  
孚之

○恭敬擗節退讓以明禮仁之至也愛道之極也

斂情自約以順愛敬之節心之不容己而禮行焉不崇  
己以替天下仁愛之心至矣故復禮爲爲仁之極致心  
之德卽愛之理也

○己不勉明則人無從倡道無從宏教無從成矣

既明其理尤詳其事君子之所以耄而好學有餘善以  
及天下後世也

○禮直斯清撓斯昏

順天理自然之節文爲直眾論起而撓之奉吾直而折  
之乃不亂歐陽修張孚敬皆成乎一說惟其曲而不直  
也

敵按濮議及興獻帝諡說行乎一時  
而理不順乎人心故曰曲而不直

和斯利樂斯安

順心理而直行和於人心而已心適矣安而利孰得而  
撓之退讓爲節直清爲守合斯二者而後可以言禮



○將致用者幾不可緩

心之初動善惡分趣之幾辨之於早緩則私意起而惑之矣

思進德者徒義必精

辨其幾則已取義矣而義必精而後盡理之極致故進此而研之以充類至盡

此君子所以立多凶多懼之世乾乾德業不少懈於趨時也

義精則有以處凶懼而無不正矣趨時者與時行而不息宵晝瞬息皆有研幾徒義之功也

○動靜不失其時義之極也

動靜以事言謂行止進退也不失其時者順天下之大經合於時之中研幾速而徙義精一於正也

義極則光明著見

曉然可以對於天下後世而無不白之隱

唯其時物前定而不疚

物事也前定者義精而誠立因時必發而皆當

○有吉凶利害然後人謀作大業生

此屈伸相感之機也故堯有不肖之子舜有不順之親文王有不仁之君周公有不軌之兄孔子有不道之世

皆惟其時而精其義歸於大正

若無施不宜則何業之有

無施不宜所遇皆順也知此則不怨不尤而樂天敦仁於不息矣

天下何思何慮行其所無事斯可矣

所謂天下有道不與易也處變則不怨尤處常則不妄作皆與時偕行之精義非以己意思慮之舊本分爲二今合之

○知崇天也形而上也通晝夜而知其知崇矣

知崇者知天者也知形而上之神也化有晦明而人用

張子正蒙卷五  
三  
爲晝夜神則不息通晝夜而無異行略屈伸之迹而知其恆運之理知合於天崇矣時有屈伸而君子之神無間易曰知崇法天法其不息也

○知及之而不以禮性之非己有也

禮之節文見於事爲形而下之器地之質也性安也形而上之道有形而卽麗于器能體禮而安之然後卽此視聽言動之中天理流行而無不通貫乃以凝形而上之道於己否則亦高談性命而無實矣

故知禮成性而道義出如天地位而易行

知極於高明禮不遺於卑下如天地奠位而變化合一



以成乎乾坤之德業聖學所以極高明而道中庸也

○知德之難言知之至也

天下之所言者道而已德則通極於天存之以神和之於氣至虛而誠有體一而用兩若倚于一事一念之所得而暢言之則非德矣知己至乃知其言之難

孟子謂我於辭命而不能又謂浩然之氣難言易謂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又以尙辭爲聖人之道非知德達乎是哉聖賢知德之難言然必言之而後自信其知之已至故以尙辭爲道之極致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修辭立誠言其所自知非中人以下所可與聞也

張子正蒙注卷五十一  
三  
○闇然修於德也

入德以凝道

的然著於外也

附託於道而不知德

張子正蒙注卷五上終

張子正蒙注卷五下

船山遺書二十八

衡陽王夫之譔

作者篇 此下四篇皆釋論語孟子之義其說有與程朱異者蓋聖賢之微言大義曲暢旁通雖立言本有定指而學者躬行心得各有契合要以取益於身心非如訓詁家拘文之小辨讀者就其異而察其同斯得之矣作者七人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制法興王之道非有述於人者也

周監於二代則亦述而已矣夫子言此以明作者既盛則道在述而不容更作若嬴秦之壞法亂紀與異端之

引子一上蒙注卷五下  
非聖誣民皆妄作之過也

○以知人爲難故不輕去未彰之罪以安民爲難故不輕變未厭之君

謂堯不知誅四凶也變者誅其君而別立君謂三苗也三苗不服民猶從之

及舜而去之

攝位時事

堯君德故得以厚吾終舜臣德故不敢不虔其始

君以容蓄厚載爲德臣以行法無私爲德所以皆合時

中



○稽眾舍己堯也與人爲善舜也聞善言則拜禹也用人惟己改過不吝湯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文王也

惟己當作惟其賢不聞不諫謂不待聞人之諫而旁求眾論也聖人之德一於無我至虛而受天下之善

○別生分類孟子所謂明庶物察人倫者與

人物同受太和之氣以生本一也而資生於父母根莖則草木鳥獸之與人其生別矣人之有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親疎上下各從其類者分矣於其同而見萬物一體之仁於其異而見親親仁民愛民之義明察及此則繇仁義行者皆天理之自然不待思勉矣

○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所過者化也與人爲善也隱惡也

所覺者先也

故按所過者化謂感人以誠所覺者先謂察理獨精

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之心誠信之不可測者也故必疑其爲僞約略言之想見其心有此四者蓋聖人之心大公無我唯至仁充足隨所感通卽沛然若決江河而莫禦於天下且然而況其弟乎

○好問好察邇言隱惡揚善與人爲善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皆行其所無事也過化也不藏怒也不宿怨也

聖人之心純一於善惡之過於前知其惡而已不復畱於胸中以累其神明惡去而忘之矣善則畱惡則去如

天地雖有不祥之物而不以累其生成學者知此則惡稱人之惡而勿攻若其惡不仁雖至乃唯以自嚴而不加乎其身所以養吾心之善氣而泯惡於無迹善日滋而惡日遠誠養心之要也

○舜之孝湯武之武雖順逆不同其爲不幸均矣  
瞽瞍底豫順也桀放紂誅逆也

明庶物察人倫然後能精義致用性其仁而行

舜惟一率其所生之性而審於親疎輕重之辨故人悅之天下將歸皆不足以易其孺慕而一言一動一舉念之間無非曲盡其爲子之義故坦然行之無所憂疑而

終至於底豫所謂性之也

湯放桀有慚德而不敢赦執中之難也如是

欲赦之則可無慚而負上帝求莫之心欲不赦則順乎天而於己君臣之義有所不安擇于二者之中輕重之權衡難定故雖決於奉天討罪而慚終不釋

天下有道而已在人在己不見其有間也立賢無方也如是

乃其得天下以後不以己意行爵賞明其本志唯在化無道爲有道與天下之賢者共治之而昔之致討有罪非己私而可無慚於天下曲折以合於義所謂反之也



事至於不幸雖聖人難之矣明物察倫以安於仁此易簡之理所以配至德非湯武之所幾及也

○立賢無方此湯之所以公天下而不疑

初行放伐之時必且疑賢者之效尤湯唯無求固其位之心故天下安之漢誅功臣宋削藩鎮皆昧屈伸之義而已私勝也

周公所以于其身望道而必吾見也

舊注周公上疑有坐以待旦四字

○帝臣不蔽言桀有罪己不敢違天縱赦既已克之今天下莫非上帝之臣善惡皆不可揜惟帝擇而命之己不敢

不聽

湯放桀而不卽自立欲唯天所命民所歸而戴之爲君  
其公天下之心如是所以既有天下之後立賢無方不  
倚親臣爲藩衛如周之監殷張子以此獨稱湯而略武  
王

○虞芮質厥成訟獄者不之紂而之文王文王之生所以  
縻繫於天下由於多助於四友之臣故爾

縻繫爲人所繫屬文王無求天下歸己之心乃四友之  
臣宣其德化而天下慕之爾

○以杞包瓜文王事紂之道也

杞柳爲筐也瓜易壞者包槭而藏之使無急壞

厚下以防中潰盡人謀而聽天命者與

紂之無道極矣周雖不伐天下必有起而亡之者文王受西伯之命以德威鎮天下故文王不興師天下不敢動厚集其勢防中潰之變所爲盡人謀以延商者至矣必天命之不可延而後武王伐之天之命也非己所願也斯其所以爲仁至義盡而執中無難非湯武之所可及與

○上天之載無聲臭可象正惟儀刑文王當冥契天德而萬邦信悅

文王之德天德也故法文王卽合天載求諸有可效者  
也天之聰明自民聰明故萬邦作孚爲契天之驗  
故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心存文王之所以爲文則神明之德在矣

不以聲色爲政不革命而有中國默順帝則而天下自歸  
者其惟文王乎

不以聲色爲政者非廢聲色也有其心乃有其事則物  
無不誠而不於號令施爲求民之從其順帝則以孚民  
志者皆積中發外因時而出天下自悅而信之

○可願可欲雖聖人之知不越盡其才以勉焉而已



越過也聖人之願欲廣大而不過盡其才之所可爲人道盡而帝則順屈伸因乎時也

故君子之道四雖孔子自謂未能博施濟眾修己安百姓堯舜病諸是知人能有願有欲不能窮其願欲

有願欲而欲窮極之墨釋所以妄而淫

○周有八士記善人之富也

富眾也賢才出國所以昌

○重耳婉而不直小白直而不婉

婉則譎直則正故君子之道恆剛小人之道恆柔剛以自遂柔以誘人

列子卷五十一  
六  
○魯政之弊馭法者非其人而已齊用管仲遂併壞其法故必再變而後至於道

法存則待人以修明之而已法壞而欲反之於正條理不熟既變其法又待其人必再變而後習而安之法者先王禮樂刑政之大經如中庸所謂九經是也

○孟子以智之於賢者爲有命如晏嬰智矣而獨不智於仲尼非天命耶

性命於天而才亦命於天皆命也晏嬰才有所敝不足以至於孔子之廣大若是非之性則無以異也仁義禮智之體具於性而其爲用必資於才以爲小大偏全唯

存神盡性以至於命則命自我立才可擴充以副其性  
天之降才不足以限之故君子於此以性爲主而不爲  
命之所限

○山柶藻梲爲藏龜之室祀爰居之義同歸於不智宜矣  
龜雖神物而神非以其形也媚其形器不足以知神之  
所在則與祀海鳥之愚同

○使民義不害不能教

當作養

愛猶眾人之母不害使之

義禮樂不興僑之病與

義與愛不相悖而相成子產庶幾知陰陽屈伸合同而  
化之道則禮樂之興達此而行爾病而未能故謂其有

君子之道言已得其道而惜其未成也

○獻子者忘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有然後能忘人之勢

人之勢於己何有而不忘之必其資而利之也無所求則見有道而已

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勢則反爲獻子之所賤矣

己忘之而人顧不能忘此流俗之所以可賤也

○顓臾主事東蒙旣魯地則是已在邦域之中矣雖非魯臣乃吾社稷之臣也

諸侯祀境內山川而社稷爲羣祀之主則顓臾必供祀



事於魯詩稱錫之附庸其爲供祀之臣可明矣

張子正蒙注卷五下終

張子正蒙注卷六上

船山遺書二十八

衡陽王夫之撰

三十篇

三十器於禮非彊立之謂也

盡其用之謂器無動非禮則立人之道盡矣

四十精義致用時措而不疑

禮之所自出義之當然也精之則盡變矣

五十窮理盡性至天之命然不可自謂之至故曰知

義者因事而措理則其合一之原也理原於天化之神而爲吾性之所固有窮極其至一本而萬殊則吾之所

受於天者盡而天之神化吾皆與其事矣不可謂至者  
聖人自謙之辭知猶與聞也

六十盡人物之性聲入心通

合天之化而通之於物理則人物之志欲情理皆知其  
所自而隨感卽通處之有道矣物之相感也莫如聲聲  
入心通不待形見而早有以應之

七十與天同德不思不勉從容中道

窮理盡性之熟也聖功之極致與天合德而其所自成  
則以執禮精義爲上達之本蓋禮器也義器與道相爲  
體用之實也而形而上之道麗於器之中則卽器以精



其義萬事萬物無不會通於至誠之變化故曰下學而  
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天之爲德不顯於形色而成形成  
色淪浹貫通於形色之粗無非氣之所流行則無非理  
之所昭著聖功以存神爲至而不舍形色以盡其誠此  
所以異於異端之虛而無實自謂神靈而實則習不察  
行不著也

○常人之學日益而不自知也

學則必有益矣聞見之力忽生其心故不自知其所以  
益

仲尼學行習察異於他人

學則行之而無所待習則察其所以然是其聖性之自然合道而所志者天德聞見日啟而不恃聞見以知皆誠於德而明白誠生也

故自十五至於七十化而知裁其德進之盛者與

學而行無滯於行則已行者化習而察則不執所習而參伍以盡其變故不執一德而裁成萬理德進之盛殆繇此與蓋循物窮理待一旦之豁然賢者之學得失不能自保而以天德爲志所學皆要歸焉則一學一習皆上達之資則作聖之功當其始而已異此張朱學誨之不同學者辨之

○窮理盡性然後至於命盡人物之性然後耳順與天地參無意必固我然後範圍天地之化從心而不踰矩

知命從心不踰矩聖德之效也有聖學而後聖德日升聖學以窮理爲之基而與天地參者灼見天地之神窮理之至也

老而安死然後不夢周公

此七十後聖心之妙也範圍天地之化則死而歸化於天無不安者屈伸自然無所庸其志也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此之謂與

○從心莫如夢

物無所感自然而如其心之所志

夢見周公志也

志則非時位所能爲而志之

不夢欲不踰矩也

矩天則也範圍天地之化屈伸行止無往而不在帝則之中奚其踰

不願乎外也

無往而非天理天理無外何踰之有

順之至也

於天皆合則於物皆順



老而安死也

順自然之化歸太和網緼之妙故心以安

故曰吾衰也久矣

形衰將屈神將伸也

○困而不知變民斯爲下矣不待困而喻賢者之常也

未嘗處困而能喻乎道賢矣然因常而常則喻其當然而屈伸動靜之變有不察者

困之進人也爲德辨爲感速孟子謂人有德慧術知者存乎疾疾以此

困之中必有通焉窮則變變則通不執一之道惟困而

後辨之人情物化變而有常之理亦惟困而後辨之故  
曰其德辨心極於窮則觸變而卽通故曰其感速不待  
困而喻者知其大綱忘其條理因循故常雖感亦不能  
速辨

自古困於內無如舜困於外無如孔子以孔子之聖而下  
學於困則其蒙難正志聖德日躋必有人所不及知而天  
獨知之者矣故曰莫我知也夫知我者其天乎

無生安之可恃而不倚於學迫其神明以與道合下學  
之事也正志者正大經也萬變而反於大經非賢者以  
下所知惟天屈伸聚散運行於太極之中具此理爾義

日精仁日熟則從心不踰困之所得者深矣然則處常而無所困者將如之何境雖通而一事一物之感一情一意之發嚴持其心臨深履薄而不使馳驅以研幾於極深而盡性於至隱則安利之境不忘困勉之心聖功在是故知不待困而喻者雖賢於人終不可至於聖也

○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從欲風動神而化也存禮樂刑政之神而達其用以盡人物之性與天之曲成萬物者通理則民有不自知其所以然而感動於不容已者矣

○仲尼生於周從周禮故公旦法壞夢寐不忘爲東周之

張子正蒙注卷六  
五  
意使其繼周而王則其損益可知矣

禮隨時爲損益義之所以精也中道也大經也爲周人則志周禮繼周王則且必變通之

○滔滔忘反者天下莫不然如何變易之

述桀溺之意所言亦近是

天下有道丘不與易知天下無道而不隱者道不遠人且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也

道不遠人有人斯可行道定公之君季斯之臣三月而魯大治非孔子與以所本無也卽不我用聖人不忍棄之天不以歸訟而奪小人之口體不以淫邪而奪小人



之耳目自盡其化而已

○仁者先事後得先難後獲故君子事事則得食不以事  
事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仲尼少也國人不知委吏乘田得  
而食之矣及德備道尊至是邦必聞其政雖欲仕貧無從  
以得之

位望既尊不可復爲卑官

今召我者而豈徒哉庶幾得以事事矣而又絕之是誠繫  
滯如匏瓜不食之物也

人不能不食雖聖人必以事食不能不食則不能不事  
事故急於事不輕絕人此言雖淺而學者以此存心則

飽食終身爲天地民物之累亦尙知媿乎

○不待備而勉於禮樂先進於禮樂者也

先謂未備物而急於行後謂備物而後行禮樂不可斯須去身故急於行者不待物之備

備而後至於禮樂後進於禮樂者也

治定制禮功成作樂聖人而在天子之位乃建中和之極君子野人以位言

仲尼以貧賤者必待文備而後進則於禮樂終不可得而行矣故自謂野人而必爲所謂不願乎其外也

素位行道而無所待於大行

○功業不試則人所見者藝而已

藝六藝也聖人之德非人所可測則人見其功道不行則人但見其藝功與藝有大小而盛德之光輝不可揜則一也

○鳳至圖出文明之祥伏羲舜文之瑞不至則夫子之文章知其已矣

文章謂制禮作樂移風易俗之事聖德默成萬物不因隱見而損益文章則不可見也

○魯禮文闕失不以仲尼正之如有馬者不借人以乘習借猶請也謂馬未馴習必假請善御者調習之乃可乘

喻魯君不能正禮樂當假夫子修習之

不曰禮文而曰史之闕文者祝史所任儀章器數而已舉近者而言約也

淺近易知者且闕失之況其大者猶及謂力能任之今亡矣夫歎其終不可得而正矣

○師摯之始樂失其次徒洋洋盈耳而已焉

有聲無律則其音濫

夫子自衛反魯一嘗治之其後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下衰三桓僭妄自太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亂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如此用我者期月而可豈虛



語哉

聖人順大經而存神故感人心之速如此

○與與如也君或在朝在廟容色不忘向君也

與與相授貌心盡乎君則容色不貳

君召使擯趨進翼如

自注此翼如左右在君也

向君而趨如兩翼之夾身也知非張拱者近君不宜自爲容

沒階趨進翼如

自注張拱而翔○進字衍文

文同而義異上以向君下以自飭也

賓不顧矣相君送賓賓去則白曰賓不顧而去矣紓君敬

也

敬無所施而過於恭則自辱

上堂如揖恭也

致圭於主君當盡其恭

下堂如授其容紓也

受命於君已執圭而反於次敬可少紓矣

○冉子請粟與原思爲宰見聖人之用財也

財以成用當其可則義精矣

○聖人於物無畔援雖佛肸南子苟以是心至教之在我

爾不爲已甚也如是

畔援君子必與君子爲類交相倚也聖人盡人物之性在我者無不誠不倚於物故不爲已甚絕惡人以自表異

子欲居九夷不遇於中國庶遇於九夷中國之陋爲可知九夷之陋陋於文中國之陋陋於心

欲居九夷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可行何陋之有聖人之化不可測而大經之正立誠而已矣

○栖栖者依依其居而不能忘也

疑微生畝之言因孔子遲遲去魯而發

固猶不回也

張子正蒙注卷六上  
九  
執一必往之念去則不可止

○仲尼應問雖叩兩端而竭

卽下學之中具上達之理

然言必因人爲變化所貴乎聖人之詞者以其知變化也  
盡人之性而知之明則原於善而成乎偏者洞知其所  
自蔽因其蔽而通之變化無方而要歸於一是其因人  
而施之教未嘗不竭盡上達之旨矣

○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不憚卑以求富求  
之有可致之道也

此小人之設心則然



然則乃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

曲諭小人使知返而自安於命

○愛人以德喻於義者常多故罕及於利

聖人之徒正義而不謀利無庸復與言利

盡性者方能至命未達之人告之無益故不以亟言

求道於天而不求道於己無益於進德

仁大難名人未易及故言之亦鮮

盡天下之理皆吾心之惻然而動不容已者執事以言之則倚於一曲而不全

○顏子於天下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

誠立而幾明則自知審而卽以驗天下無不知也因人之不善以自警則終身不行

故怒於人者不使加乎其身媿於己者不輒貳之於後也人有不善則怒之矣己不效尤不使人將怒己故曰不遷貳猶復也此顏子力行之功故夫子許爲好學之實

○顏子之徒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未事故道不達早亡故所求之志未竟

故曰吾聞其語而未見其人也

所以知此爲顏子之類言者以用舍行藏知之

○用則行舍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顏子龍德而隱故遜

世不見知而不悔與聖者同

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顏子之學見龍之德也可以利見而時在潛則潛所學者聖學故道同於聖

○龍德聖修之極也

修之極而聖德純則屈伸一致而六龍可御

顏子之進則欲一朝而至焉可謂好學也已矣

所謂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也大學之道止於至善近小自期非學也

○回非助我者無疑問也

大其心而正大經則雖所未知而聞言卽貫無疑則無容問矣

有疑問則吾得以感通其故而達夫異同者矣

道有異同推其異以會其同學者當自求而得之待教而喻雖達異同其所達者猶有方也聖人因問而曲盡教思之無窮然非學者進德之實益

○放鄭聲遠佞人顏回爲邦禮樂法度不必教之惟損益三代蓋所以告之也

三當作四言行言乘言服韶舞言則皆現成之辭是其度數文章顏子皆已知之不待詳教但告之損益而已



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爲邦者喪所以守故放遠之

德立而業成於君道無憾矣以鄭聲佞人爲不足慮而姑置之終爲盛德之累且潛移風會而不知唯守之純一而淫邪之微疵必謹則君心一百官正風俗醇可久可大之道純王之德也

○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二者疑於不相通

蓋士而懷居不可以爲士必也去無道就有道

春秋之世諸侯之國皆可仕故不當懷土重遷而必去

之

遇有道而貧且賤君子恥之舉天下無道然後窮居獨善  
不見知而不悔

夫子所以周流列國而後反魯以老

中庸所謂惟聖者能之仲尼所以獨許顏回唯我與爾爲  
有是也

無我之至龍德而時中夫子聖而顏子以此爲學

○仲由樂善故車馬衣裘喜與賢者共敝

子路所友必其賢也樂人之善外見之仁也

顏子樂進故願無伐善施勞

進而不已不見有可伐可施樂己之進無窮內修之仁也

聖人樂天故合內外而成其仁

天者理之無間者也安之信之懷之內盡於己者至老安友信少懷外及於物者宏合人於己而已無非天顏子所欲進者此而未逮爾

○子路禮樂文章未足盡爲政之道以其重然諾言爲眾信故片言可以折獄如易所謂利用折獄利用刑人皆非爻卦盛德適能是而已焉

噬嗑齧而合非天理之自然蒙三未出乎險聖功不就

皆非盛德事

○顏淵從師進德於孔子之門孟子命世修業於戰國之際此所以潛見之不同

命世世無人而已任責於天也二子皆學孔子而因時爲位無成心以執一所以爲善學

○犁牛之子雖無全純然使其色駢且角縱不爲大祀所取

大祀爲郊廟

次祀小祀終必取之言大者苟立人所不棄也

大者大節不失也此教仲弓以用人之道與先有司赦



小過意同

張子正蒙注卷六上終

張子正蒙注卷六下

船山遺書二十八

衡陽王夫之撰

有德篇

此篇亦廣釋論孟之義而開示進修之方尤切身心之用誠學者所宜服膺也

有德者必有言能爲有也

言以垂世立教興起天下而天下賴之聖賢所以死而不亡

志於仁而無惡能爲無也

不以己私累天下天下無所損安而忘之張子此言以警學者至矣縱欲趨利則天下求無其人而不得是人

類之狼蠆也

○行修言道則當爲人取

道順於道也取取法也

不務徇物強施以引取乎人故往教妄說皆取人之弊也  
君子之教思無窮而道在己則有志者自來取法若不  
可與言而與言必姑屈其說以誘使企及成乎妄矣往  
教之弊終于妄說枉己者未有能正人也

○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志正深遠不務硜硜信其小者  
反大經則正達天德則深循大常則遠

○辭取達意則止多或反害也



旁及則害於本意

○君子甯言之不願不規規於非義之信甯身被困辱不  
徇人以非禮之恭甯孤立無助不失親於可賤之人三者  
知和而能以禮節之也

言必於信恭以免辱不擇人而與親所以和天下也以  
禮節之者以禮立身雖不與世侮而終不枉己所以節  
和而不流

與上有子之言文相屬而不相蒙者凡論語孟子發明前  
文義各未盡者皆挈之他皆放此

挈相引而及也

○德主天下之善

主所要歸也德得於心而必以人心之同然者爲歸偏見自得之善非善也

善原天下之一

原所從出也天下者萬事萬物之富有而皆原天道自然之化陰陽相感剛柔相劑仁義相成合同而利用者也若隨其偶感之幾立異同以成趨尙則有不善者矣

善同歸治故王心一

期於善天下而已張弛質文善不同而同治王心定也一者括萬理而貫通之

言必主德故王言大

政教號令因時因事而皆主於心之所得以感人心之同得則言約而可以統博推之四海垂之百世咸爲法則此言王者之心本於一原而散於萬有體天地民物之理全備而貫通之故隨時用中一致而百慮異於執見聞以爲我私偏尙而流於霸功也

○言有教

言皆心得而可爲法則

動有法

動審乎幾而不踰乎閑

畫有爲

日用皆察著而力行之

宵有得

靜思以精義

息有養

物無時不相引而靜正以養之勿使牴害

瞬有存

心易出而外馳持理勿忘以因時順應此張子自得之

實修特著之以自考而示學者其言嚴切先儒或議其

太迫然苟息心以靜而不加操持嚴密之功則且放逸



輕安流入於釋老之虛寂逮其下流則有如近世王畿之徒汨沒誕縱成乎無忌憚之小人故有志聖功者必當以此爲法

○君子於民導使爲德而禁其爲非不大望於愚者之道與禮謂道民以言禁民以行斯之謂爾

文義未詳疑有闕誤大略謂不過望愚民而嚴爲之禁但修之己者言可法行可則以示民而感之使善

○無徵而言取不信啟詐妄之道也

以意度之以理槩之雖其說是而取人不信且使詐妄者效之而造僞說以誣世

引三上象江卷六一  
四  
杞宋不足徵吾言則不言

得其大指可以義起而終不言

周足徵則從之故無徵不信君子不言

言天者徵於人言心者徵於事言古者徵於今所謂修辭立其誠也

○便僻足恭善柔令色便佞巧言

無識者取友取此而已故君子擇交莫惡於易與莫善於勝己己不逮而惡人之驕自棄者也僻當作辟

節禮樂不使流離相勝能進反以爲文也

流於彼則離於此矣禮主於減所以裁抑形神而使不

過然必進以爲文者鼓動其懽欣暢達之情以行禮則無強制不安而難繼之憂樂主乎盈以舒志氣而使樂於爲善然必反以爲文者收斂神情如其自得者而樂之則無隨物以靡往而不復之傷蓋禮樂互相爲節而成章其數精其義得其合同而化之神斯須不去而節自著故樂之不厭

○驕樂侈靡宴樂宴安

其氣驕者其用物必侈侈則愈驕其心好樂者必偷安則愈不知戒懼

○言形則卜如響

張子正蒙注卷之一  
五  
言形謂可名言所疑使卜人正告鬼神無暗昧不可言之隱

以是知蔽固之私心不能默然以達於性與天道

性者神之凝於人天道神之化也蔽固者爲習氣利欲所蔽雖有測度性天之智而爲所固隘必且有意與天違之隱不得已而託於默以自匿是其求明之心早與性天之廓然大公昭示無隱者相違亦猶懷私而不能昌言者卜而神不告也陸王之學多所秘藏與釋氏握拳豎拂同其詭閔蓋弗能洞開心意以通極于天則故若明若昧無繇測性天之實也



○人道知所先後

謂篤親不遺舊

則恭不勞慎不憇勇不亂直不絞民化而歸厚矣

大經正則自得其和矣合二章爲一亦挈前文之說而於義未安蓋聖賢之言推其極無不可以貫通而義各有指不可強合此則張子之小疵

○膚受陽也其行陰也

以膚受激烈明愬其迹陽也險而隱其情陰也

象生法必效故君子重夫剛者

象者心所設法者事所著膚受雖內陰而外陽然其險

引二上象注卷六  
六  
譎不能終隱則其後必忤然而自失心柔則事必不剛也剛者無欲而伸有其心乃有其事則純乎陽而千萬人吾往矣必言象法者以凡人未有事而心先有其始終規畫之成象此陰陽之序善惡之幾君子所必審察也

○歸罪爲尤罪己爲悔

人歸罪于己爲尤己既失而追自咎爲悔

言寡尤者不以言得罪於人也

言必於理之有徵人孰得而辜之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能恕己以仁人也

恕己猶言如己之心

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己雖不施不欲於人然人施於己能無怨也

反仁反禮而已此仁者存心之常定也

○敬而無失與人接而當也

親疎尊卑各得其分誼

恭而有禮不爲非禮之恭也

恭以自靖非徇物也

○聚百順以事君親故曰孝者畜也又曰畜君者好君也畜之爲言聚也孝子於親忠臣於君孤致其心而不假

張子正蒙注卷六下  
於外非期聚乎百順也然其誠之專至則凡心之所念  
身之所爲物之所遇皆必其順於君親者而後敢爲則  
不期於事之順而自無不順矣然後可以養親之志而  
引君於道

○事父母先意承志

意將動而先知之則順其美而幾諫其矢志之所在則  
承之以行而無違

故能辨志意之異然後能教人

因禮文而推廣之於意言先於志言承則可從不可從  
分矣意者乍隨物感而起也志者事所自立而不可易



者也庸人有意而無志中人志立而意亂之君子持其志以慎其意聖人純乎志以成德而無意蓋志一而已意則無定而不可紀善教人者示以至善以亟正其志志正則意雖不立可因事以裁成之不然待其意之已發或趨於善而過獎之或趨於不善而亟絕之賢無所就而不肖者莫知所懲教之所以不行也

○藝者日爲之分義涉而不有

得不居功

過而不存

不恃才而數爲之

故曰游

所依者仁而已藝者仁之迹

○天下有道道隨身出

身不徒出道隨以行

天下無道身隨道屈

道不可行身必隱也此謂愛身以愛道見有道而不見  
有身

○安土不懷居也

懷則有所從違而不安

有爲而重遷無爲而輕遷皆懷居也

有爲重遷爲利所靡也無爲輕遷非義所當去激於一往而去之

○老而不死是爲賊幼不率教長無循述老不安死三者皆賊生之道也

率教循述以全生理安死以順生氣老不安死欲甯神靜氣以幾幸不死原壤蓋老氏之徒修久視之術者屈伸自然之理天地生化之道也欲干天化以偷生不屈則不伸故曰賊生

○樂驕樂則佚欲

凡侈皆生於驕也

樂宴安則不能徒義

偷安則以義爲繁難而外之莊告是也

○不僭不賊其不忤不求之謂乎

不忤則不越分而妄作不求則不損物以利己心平則動皆無咎

○不穿窬義也謂非其有而取之曰盜亦義也惻隱仁也如天亦仁也故擴而充之不可勝用

仁義之全體具足於性因推行而有小大爾小者不遺知天性之在人大而無外知人之可達於天

○自養薄於人私也



欲希眾而要譽

厚於人私也

有意忘物

稱其才

當作財

隨其等無驕吝之弊斯得之矣

厚人者驕自厚者吝君子之用財稱物平施心無繫焉  
爾

○罪己則無尤

引過自責盡仁盡禮尤之者妄人而已不足恤也

○困辱非憂取困辱爲憂

以取困辱爲憂則困辱不足憂矣

榮利非樂忘榮利爲樂

有道則若固有之

○勇者不懼死且不避而反不安貧則其勇將何施耶不足稱也

人有氣誼所激奮不顧身而不能安貧者不受嗚蹴以死而受萬鍾勇之所施施於所欲而已勇莫勇於自制其欲

仁者愛人彼不仁而疾之深其仁不足稱也皆迷謬不思

之甚故仲尼卒歸諸亂云

思死與貧之孰重孰輕則專致其勇於義矣思彼之可疾惟其不仁而我疾之甚則自薄其愛人將疾我矣必內篤其仁而後愛篤以溥

○擠人者人擠之侮人者人侮之出乎爾者反乎爾理也不仁無禮者所應得

勢不得反亦理也

反則成乎相報無已之勢自反而無難於妄人君子白盡容物之理

○克己行法爲賢

引子正蒙卷下  
二  
不已榮利失自守之道克己之事也審其宜而進退行  
法之事也

樂己可法爲聖

自有其樂進退屈伸因時而不累其心皆得其中允爲  
行藏之法

聖與賢迹相近而心之所至有差焉辟世者依乎中庸沒  
世不遇而無嫌辟地者不懷居以害仁辟色者遠恥於將  
形辟言者免害於禍辱此爲士清濁淹速之殊也

知幾則速速則純乎清矣知幾者非於幾而察之心純  
乎道樂以忘憂則見幾自明故曰知幾其神乎



辟世辟地雖聖人亦同然憂樂於中與賢者其次者爲異故曰迹相近而心之所至者不同

賢者未免於憂自克而已聖人樂天雖憂世而不以爲悶

○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之意與表記所謂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相表裏君慎於進賢非吝也士慎於自進非驕也天位天職非己所得私君臣交慎則天理順而人能畢效矣

○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必慤而後智能焉不慤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近

引子正蒙注卷六十一  
君之取士士之取友以此求之則不失惑者人之恆心也小人之誤國而賣友者唯無恆而已

○谷神能象其聲而應之

谷之虛而能應者曰神象其聲無異響也

非謂能報以律呂之變也

以虛應物而能象之彷彿得其相似者而已不能窮律呂之變不能合同於異盡情理之微也

猶卜筮叩以是言則報以是物而已易所謂同聲相應是也

神之有方者非能變者也

王弼謂命呂者律語聲之變非此之謂也

命猶倡也律倡之呂和之而聲之變乃備律呂清濁洪細之不同合異而同變乃可盡故孤陽不生獨陰不成至中之理仁義不倚君子之道出處語默之不齊命官取友之無黨高明沈潛之相濟中道之矩神化之所以行也若應所同而違所異則小人之道矣惟其中無主而量不宏以谷神爲妙用而不以誠也

○行前定而不疚光明也

前定者非執一而固必之正大經以應天下昭然使人喻之

大人虎變夫何疢之有

大經正而萬變皆載其威神行不同而心則一所以不  
疢

○言從作又名正其言易知人易從聖人不患爲政難患  
民難喻

德禮之精意民不能知挈其要以定大經故修辭立誠  
聖人有其難其慎者詳則多疑略則不喻春秋之筆削  
游夏不能贊一辭以此

張子正蒙注卷六下終



張子正蒙注卷七上

船山遺書二十八

衡陽王夫之譔

有司篇

有司政之綱紀也

素習其事則大綱具悉

始爲政者未暇論其賢否必先正之

正其職掌

求得賢才而後舉之

爲政者迫於有爲急取有司而更易之以快一時之人  
心而新進浮薄之士驟用而不習於綱紀廢事滋甚惟

張子正蒙注卷七  
任有司而徐察之知其賢不肖而後有所取舍則事之  
利病我既習知人之賢否無所混匿此遠大之規存乎  
慎緩也

○爲政不以德人不附且勞

勞爲民擾也不本諸心得之理非其至當雖善而拂人  
之性

○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欲生於不足則民盜能使無欲  
則民不爲盜假設以子不欲之物賞子使竊其所不欲子  
必不竊故爲政者在乎足民使無所不足不見可欲而盜  
必息矣

田疇易稅斂薄則所可欲者已足食以時用以禮已足而無妄欲卽養以寓教民不知而自化矣爲政必身倡之且不愛其勞又益之以不倦

以乾乾夕惕之心臨民則民化以無爲清靜自逸則民偷

○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

自合六師曰討奉詞合眾曰伐

故雖湯武之舉不謂之討而謂之伐

伐夏救民變伐大商皆曰伐是也雖無可奉之命必正告諸侯眾允而後連師以伐

張子正蒙注七十一  
陳恆弑君孔子請討之

聖人於名必正不輕言討必有所據

此必因周制鄰有弑逆諸侯當不請而討

胡氏曰先發後聞可也

孟子又聞征者上伐下敵國不相征然湯十一征非賜鉞  
鉞則征討之名至周始定乎

疑湯之已賜鉞鉞又疑夏商未定征伐之名皆正名必  
謹乎微之意

○野九一而助郊之外助也國中什一使自賦郊門之內  
通謂之國中田不井授故使什而自賦其一也



助九一賦十一者助則公田之耕其種饑皆上給也郊近郊勝地方五十里三十里外之遠郊非其境矣

○道千乘之國不及禮樂刑政而云節用愛人使民以時言能如是則法行不能如是則法不徒行禮樂刑政亦制數而已爾

節用禮之本愛人樂之本使民以時則政簡而刑不濫制數皆藉此以行慈儉存心於萬物之原也

○富而不治不若貧而治

事得其理曰治國不治雖富而國必危

大而不察不若小而察

盡民之情曰察地大民眾而不得民之情民必不附

○報者天下之利率德而致

自有德於人不求報而自致

善有勸不善有沮皆天下之利也小人私己故利於不治  
治明辨也德怨不報苟利目前而已

君子公物利於治

使天下樂於德而憚於怨與人爲善之公也此明以德  
報怨爲小人之術

張子正蒙注卷七上終

張子正蒙卷七下

船山遺書二十八

衡陽王夫之譔

大易篇 此篇廣釋周易之指有大義有微言旁及於訓  
詁而皆必合於道蓋張子之學得之易者深與周子相  
爲發明而窮神達化開示聖學之奧不拘於象數之末  
以流於術數則與邵子自謂得伏羲之秘授比擬分合  
者迥異切問近思者所宜深究也

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

明有所以爲明幽有所以爲幽其在幽者耳目見聞之  
力窮而非理氣之本無也老莊之徒於所不能見聞而

決言之曰無陋甚矣易以乾之六陽坤之六陰大備而錯綜以成變化爲體故乾非無陰陰處於幽也坤非無陽陽處於幽也剝復之陽非少夫姤之陰非微幽以爲緼明以爲表也故曰易有太極乾坤合於太和而富有日新之無所缺也若周子之言無極者言道無適主化無定則不可名之爲極而實有太極亦以明夫無所謂無而人見爲無者皆有也屈伸者非理氣之生滅也自明而之幽爲屈自幽而之明爲伸運於兩間者恆伸而成乎形色者有屈彼以無名爲天地之始滅盡爲真空之藏猶瞽者不見有物而遂謂無物其愚不可瘳已



○易語天地陰陽情僞至隱蹟而不可惡也

神化雖隱變合雖蹟而皆本物理之固然切生人之利用故不可厭惡

諸子馳騁說辭窮高極幽而知德者厭其言

諸子論天人之理而終於無所行者必不能與之相應則又爲遁辭以合於流俗使人喪所守而波靡以浮沈於世知德者知其言之止於所不能見聞而非其實故厭之

故言爲非難使君子樂取之爲貴

可以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務盛德大業資焉而有益

於學則君子樂取之

○易一物而三才陰陽氣也而謂之天剛柔質也而謂之地仁義德也而謂之人

才以成乎用者也一物者太和絪縕合同之體含德而化光其在氣則爲陰陽在質則爲剛柔在生人之心載其神理以善用則爲仁義皆太極所有之才也故凡氣之類可養而不可強之以消長者皆天也凡質之類剛柔具體可以待用載氣之清濁柔彊而成仁義之用者皆地也氣質之中神理行乎其間而惻隱羞惡之自動則人所以體天地而成人道也易備其理故有見有隱

而陰陽分有奇有偶而剛柔立有德有失而仁義審體  
一物以盡三才之撰也謂之云者天地人亦皆人爲之  
名而無實不能有名無理不能有實則皆因乎其才也  
○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

若火珠林之類有吉凶而無善惡小人資之謀利君子  
取之竊所未安

故撰德於卦

不但言吉凶而必明乎得失之原乾且曰利貞況其餘  
乎貞雖或凶未有言利而不貞者也

雖爻有大小

陰過爲小陽勝爲大失其時位則得失殊矣  
及繫辭其爻必諭之以君子之義

有小人之爻而聖人必繫之以君子之辭剝之六五陰  
僭之極而告以貫魚之義或使君子治小人或使小人  
知懼不徇其失而以幸爲吉若火珠林之類謀利計功  
盜賊可以問利害乃小人徼幸之術君子所深惡也

○一物而兩體其太極之謂與陰陽天道象之成也剛柔  
地道法之效也仁義人道性之立也

成而爲象則有陰有陽效而爲法則有剛有柔立而爲  
性則有仁有義皆太極本所並有合同而化之實體也



故謂太極靜而生陰動而生陽自其動幾已後之化言之則陰陽因動靜而著若其本有爲所動所靜者則陰陽各有其體而動靜者乃陰陽之動靜也靜則陰氣聚以函陽動則陽氣伸以盪陰陰陽之非因動靜而始有明矣故曰兩體不曰兩用此張子之言所以獨得其實而非從呼吸之一幾測理之大全也

三才兩之莫不有乾坤之道

三才各有兩體陰陽柔剛仁義皆太和之氣有其至健又有其至順竝行不悖相感以互相成之實

○陰陽剛柔仁義之本立而後知趨時應變

三才之道氣也質也性也其本則健順也純乎陽而至  
健立純乎陰而至順立周易竝建乾坤於首無有先後  
天地一成之象也無有地而無天有天而無地之時則  
無有有乾而無坤有坤而無乾之道無有陰無陽有陽  
無陰之氣無有剛無柔有柔無剛之質無有仁無義有  
義無仁之性無陽多陰少陰多陽少實有而虛無明有  
而幽無之理則屯蒙明而鼎革幽鼎革明而屯蒙幽六  
十四卦六陰六陽具足屈伸幽明各以其時而已故小  
人有性君子有情趨時應變者惟其富有是以可日新  
而不困大易之蘊唯張子所見深切著明盡三才之撰

以體太極之誠聖人復起不能易也邵子謂天開於子而無地地闢於丑而無人則無本而生有待而滅正與老釋之妄同非周易之道也

故乾坤毀則无以見易

乾坤非有毀也曲學之士執所見聞偶然之象而雜以異端之小慧見乾則疑無陰見坤則疑無陽見夬姤則疑無剝復見屯蒙則疑無鼎革因幽之不可見而疑其無則是毀之矣毀乾坤十二位之實體則六十二位之錯綜何據以趨時應變哉

○六爻各盡利而動

筮之策老則動而變蓋道至其極而後可以變通非富有不能日新堯仁極矣而後舜可用其竄殛文王順極矣而後武王可行其變伐德未盛而變則妄矣

所以順陰陽剛柔仁義性命之理也

其動也有大有小有當位有不當位蓋在天之氣有溫肅在地之質有利鈍在人之性有偏倚化不齊而究無損於太極之富有其理固然則雖凶而無悔雖吝而無咎善用之者皆可以盡天道人事之變而反其大經故父頑而有至孝之子國亡而有自靖之臣極險阻以體易簡則何屈非伸而天下之理無不得易之爲君子謀



者順性命而變不失常也

故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天地人所必有之變也

○陽徧體衆陰衆陰共事一陽理也

體者爲之幹而達其情以治之也事順而承之也此因時之變而言之震巽坎離艮兌皆乾坤之變也若易之全體乾坤合德君子小人同歸於道天理人欲從心不踰則爲理之大宗無所容其亢抑矣

是故二君其一民

爭亂之端

一民事二君

立心不固

上與下皆小人之道也

上無讓德下有貳心亂世之道小人之時爲之以此而推心無定主而役耳目以回惑於異端氣不輔志而任其便以張弛皆小人之道而忠信以爲主博學詳說以反約斯君子之所尙明體適用之學於此辨之而已

一君而體二民

容保者大

二民而宗一君

大一統

上與下皆君子之道也

上不泄忘下無異志治世之道君子之時爲之

○吉凶變化悔吝剛柔易之四象與悔吝由羸不足而生亦兩而已

天地之四象陰陽剛柔也易之四象則吉凶悔吝也吉凶天之命陰陽之變化也悔吝剛柔羸不足之情因乎地之質也皆自兩儀而生純陽爲天純陰爲地而天有陰地有剛又各自爲陰陽二而四四而合二道本如是非判然一分而遂不相有也在天有陰陽在陽有老少

在數有九七在地有柔剛在陰有老少在數有六八於是而四象成故易一爻之中有陰有陽有老有少而四象備焉震坎艮之一陽老陰所變巽離兌之一陰老陽所變故曰四象生八卦邵子乃畫奇耦各一之象爲兩儀增爲二畫之卦爲四象又增三畫之卦爲四畫之卦凡十六又增爲五畫之卦凡三十有二苟合其加一倍之法立無名無象無義之卦則使因倍而加極之萬億而不可象非所謂致遠恐泥者歟

○尙辭則言無所苟

尙謂尊信而效法之易辭本陰陽之定體以顯事理之



幾微尙之修辭皆誠矣

尙變則動必精義

少不變以循禮之中也老變以達事之窮也尙之隨時而求當義必精矣

尙象則法必致用

推陰陽剛柔動止以制器其用必利

尙占則謀必知來

因其時義以定吉凶君子之謀與神合知屈伸自然之理而順之也

四者非知神之所爲孰能與於此

易具其理而神存乎其中必知神之所爲顯於象數而非徒象數然後能學易而盡四者之用王輔嗣之流脫略象占固有所未盡而謂易但爲占用幾與王遁火珠林等則健順毀而幾無以見易然則四尙之義缺一而不足以知易故善言易者其唯張子乎

○易非天下之至精則詞不足待天下之問

假設以啟疑而斷其必然也天下之問至曠易以易簡之詞盡之問者各得焉惟精於義而不倚形象之粗也此言尙辭

非深不足通天下之志

通天下之志所以窮理也此言尙變

非通變極數則文不足以成物象不足以制器幾不足以成務

極數盡數之損益而止於其則故大衍止於五十乾坤之策止於三百六十卦止於六十四爻止於三百八十四變通而有極故言而有物行而有制制器而適於用此言尙象

非周知兼體則其神不能通天下之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乾坤並建陰陽六位各至足以隨時而相爲隱顯以成

錯綜則合六十四卦之德於乾坤而達乾坤之化於六十有二道足而神行其伸不吝其屈不悔故於天下之故遺形器之滯累而運以無方無體之大用化之所以不可知也此明易之爲道聖人以天性之神盡天地之妙而立爲大經達爲百順非其他象數之學所可與也焦贛京房虞翻之流惡足以知此況如火珠林之鄙俗乎

○示人吉凶其道顯矣

貞妄得失吉凶必應其則示天下以可知也

知來藏往其德行神矣



吉凶未著從其貞妄之性情而早知其變之必至所以  
詔天下於德者其用神也

語著龜之用也

用所以前民而正其行也

○顯道者危使平易使傾懼以終始其要無咎之道也

吉凶之變危而可使平易而或以傾得失爭於善惡之  
幾能戒懼以持其終始則要歸於無咎其道至約而昭  
示無隱所謂顯也乃已成之象占也

神德行者寂然不動冥會於萬化之感而莫知爲之者也  
道雖顯於象占而其所繇然不待事幾之至前設其理

於陰陽未剖之先豫以應天下之感人之所以不能知者易已早知而待之唯其達乎屈伸動靜之妙故不俟時至事起而謀之此不測之神因乎誠者也

受命如響故可與酬酢

天道人事本通一而相酬答也

曲盡鬼謀故可以佑神

佑助也鬼神之謀奚能喻於人而易曲盡以著其忠告是贊助乎神也

開物於幾先故曰知來明患而弭其故故曰藏往

弭患於前而後效著於後易之戒占者其貽謀久遠也

極數知來前知也

前知者非偶因一數之盈虛而測之盡其數之所有而萬變皆盡來者無窮莫之能踰也

前知其變有道術以通之君子所以措於民也遠矣

變無常而道自行乎其中勸進其善之利而戒以惡之所自積則民咸可喻於君子之義而天下萬世其繇以利用安身

○潔靜精微不略其迹知足而不賊則於易深矣

此釋禮記經解之言而示學易之法潔靜者不以私瀆亂而潔清其志靜以待吉凶之至也精微者察其屈伸

消長之理而研於義之所宜也不累其迹者因數而知象數爲象立不泥於數因象而窮理象爲理設不執於象也知足不賊者止於義之所可而不謀利計功徼幸於吉之先見以害正命也如此以學易則可以寡過以占筮則知懼而無咎矣彼執象數而役志於吉凶者固不足以與於易也

○天下之理得元也

萬事萬物皆天理之所秩敘故體仁則統萬善

會而通亨也

理無不通故推而行之皆順



說諸心利也

利合於義則心得所安

一天下之動貞也

大經正則隨所動而皆不失其正此推本而言之謂乾具此四德故以備萬善而協於一也四德分而體用自相爲因元貞體也亨利用也惟元統天下之理故於事通而於心說貞者貞於其元惟貞於仁故通萬變而心常安乃必通乎事而理始咸得說乎心而後居正不疑則亨利用也而抑爲體故文言分析四德而彖則大亨而利正其義一也孔子之易曾何異於文王哉

○乾之四德終始萬物迎之隨之不見其首尾

天德之生殺本無畛域以一歲而言循環往來無有顯著之轍迹非春果爲首冬果爲尾以萬物而言各以其生殺爲春秋其春榮而冬落者草木之凋者而已蓋四德隨時而用物亦隨所受而見爲德此見爲義者彼見爲仁細縕一氣之中不倚一理以爲先後唯用之各得而已故曰天德不可爲首有首有尾則運窮於小成而有間斷矣

然後推本而言當父母萬物象明萬物資始故不得不以元配乾坤其偶也故不得不以元配坤

推其父母萬物者而言之則資始之德元爲首天生之  
卽地成之故資生之德元爲首然未生而生已生而繼  
其生則萬物日受命於天地而乾坤無不爲萬物之資  
非初生之生理畢賦於物而後無所益且一物有一物  
之始卽爲一物之元非天地定以何時爲元而資之始  
生因次亨利待貞已竟而後復起元也在人之成德  
而言則仁義禮信初無定次故求仁爲本而當其精義  
則義以成仁當其復禮則禮以行仁當其主信則信以  
敦仁四互相爲緣起此惟明於大化之渾淪與心源之  
寂感者乃知元亨利貞統於乾坤之妙而四德分配之

滯說貞下起元之偏辭不足以立矣彖之以乾元坤元  
言資始資生者就物之生借端而言之爾此章舊分爲  
二章今合之

○仁統天下之善禮嘉天下之會義公天下之利信一天  
下之動

惟其會於一原故時措之而無不宜不然則一德之用  
在一事而能周乎天下哉先儒皆以智配貞而貞者正  
而固循物無違正也終始不渝固也則貞之爲信明矣  
卽以木火金水言之坎之彖曰行險而不失其信則君  
子之取於水者取其不舍晝夜之誠非取其曲流委順



遇員而員遇方而方之詭隨也君子之智以知德仁而不愚禮而不僞義而不執信而不諒智可以周行乎四德而聽四德之用智知也四德行也匪知之艱惟行之艱行焉而後可爲德易之言貞立義精矣張子之知德迴出於諸子之上於此信矣

也 ○六爻擬議各正性命故乾德旁通不失太和而利且貞也

此釋乾象乾道變化四句之義以龍德擬議六爻之道自潛而亢各有性命之正時位不齊應之異道而皆不違乎太和之理則無不利而不失其正此純乾之所以

利貞也不然因時蹈利則違太和之全體而非貞矣

○顏氏求龍德正中而未見其止故擇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歎夫子之忽焉前後也

得渾淪合一之理則隨變化而性命各正合太和之全體顏子之所欲幾及而未逮也

○乾三四位過中重剛庸言庸行不足以濟之

九二得中故庸言庸行足濟

雖大人之盛有所不安外趨變化內正性命故其危其疑

九三曰厲九四曰或

艱於見德者時不得舍也

舍止也以庸言庸行爲可據之德止而不疑則時可舍而舍矣乾之三四雖大人之庸德可行而大經之正必旁通於危疑德不易見安能遽自信而釋其憂乎舜以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爲危疑而後庸德可見時爲之也

九五大人化矣天德位矣成性聖矣

歷乎危疑而誠之至者變無不通故大化而聖

故旣曰利見大人又曰聖人作而萬物覩

爲天下所利見而天下化之大人之進乎聖也蓋聖人之德非於大人之外別有神變不測之道但誠無不至

用以神而不用以迹居德熟而危疑不易其心及其至也物自順之而聖德成矣

亢龍有悔以位畫爲言若聖人則不失其正何亢之有

上九之亢聖人之窮亦屈伸之常理非聖人之亢有以致之知進退存亡之必有則安死全歸而道合於太虛況窮困乎位畫所值聖人何疑焉乾之六爻純乎龍德九二之學問寬仁其本也三四之危疑所以通乎變也九五之利見變而通也上九之亢屈伸之常也相因而互成此乾道之旁通而無不利者不失其正也

○聖人用中之極不勉而中有大之極不爲其大



仁熟則不待勉義精則下學上達不顯其大歷乎危疑而成性九五之德也

大人望之所謂絕塵而奔峻極于天不可階而升也

大人閑邪存誠而後光輝達故不能測聖之藏

○乾之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乃大人造位天德造七到反至也位臻其域也

成性躋聖者爾

以乾道保合太和歷危疑而時乎中大人義精仁熟而至乎聖此孔子耳順從心之候也

若夫受命所出則所性不存焉

時至則聖人不違爾

故不曰位乎君位而曰位乎天德不曰大人君矣而曰大人造也

乾體本六陽純成而自爻言之有漸造之象焉惟德則日躋而聖若位則乘時以登無漸升之理以爲自潛而見歷危疑躍飛而有天下則是曹操司馬懿之妄干神器皆大人矣易不爲小人謀故必以言德者爲正

○庸言庸行蓋天下經德達道大人之德施於是者溥矣溥周徧也明倫察物無所遺也

天下之文明於是者著矣

秩敘明則禮樂興

然非窮變化之神以時措之宜則或陷於非禮之禮非義之義

時變而執其常則不中而非禮不宜而非義雖盡人物之性善惡吉凶達乎天之竝育竝行不相悖害者以貞其大常而後成已成物無有不化此乾道之所以必歷三四之危疑而始得時中以造飛龍之天德也

此顏子所以求龍德正中乾乾進德思慮其極未敢以方體之常安吾止也

顏子庸德已至閑邪存誠方進乎九三之惕厲而未得

九五之安止方體之常庸德之大綱也拳拳服膺之善也

○惟君子爲能與時消息順性命躬天德而誠行之也

萬物皆備于我而會屈伸於一致乃能與物消息若大經未正而急於乘時則性命不順聖德之時中與無忌憚之迹相似而實相違也誠行之者無非心理之實然精義時措故能保合太和健利且貞

時措則利保和則貞而聖功唯在精義精義則入神

孟子所謂始終條理集大成於聖智者與易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



和乃利貞其此之謂乎

大明者智之事也天下之變不可測而不能起乎大經  
大經之法象有常而其本諸心之不貳者變化該焉故  
庸德之修進而厯危疑以盡變具知萬變之不齊皆屈  
伸之常天德之誠不息則無屈不伸而萬物皆覩是智  
之事非徒聰明之察乃剛健不息厯變而常力行精義  
而抵乎大明之效也故乾卦閱潛見躍飛而終始乎剛  
健惟其不貳是以不測天德聖功一而已矣以卦象言  
之天之純乎乾無漸者也以卦之數言之筮者自一奇  
以至於十八變純乎奇而得乾有漸者也卦言乾而不

言天天無爲而運行有序聖有功而成章始達不得以天之渾成言乾乾爲天而卦非徒言天也

○成性則躋聖而位天德

謂九五

乾九二正位於內卦之中有君德矣而非上治也

庸德盡於己則秩敘正可以君天下矣非上治者未能盡萬物之性以達其變而使之化也

九五言上治者言乎天之德聖人之性故捨曰君而謂之天見大人德與位之皆造也

君德正己以正物天德正己而物自正位謂德效之成

○大而得易簡之理當成位乎天地之中時舍而不受命乾九二有焉

乾以易知而兼言簡者九二以陽居陰也君德成矣而不欲受命知前之有危疑必乾惕而不可止故也

及夫化而聖矣造而位天德矣則富貴不足以言之

善世而不伐欲罷而不能加以乾乾夕惕乃造於聖聖則無疑於受命時出則有天下而不與時未出則以匹夫行天子之事非徒富貴也位天德者德卽其位也  
○樂則行之憂則違之主於求吾志而已無所求於外此聖功之始闡然爲己之修也

故善世博化龍德而見者也

龍之爲龍一也蟄而見見而飛龍無異道而蟄以求伸道日盛善世博化光輝不能隱也充實之美而進乎大可以見矣

若潛而未見則爲己而已未及人也

爲己可以及人然必成章而始達

○成德爲行德成自信則不疑所行日見乎外可也

誠有諸己而充實無疑於見之行矣此初九之馴至于九二也

○乾九三修辭亦誠非繼日待旦如周公不足以終其業



修辭所以成天下之務立誠所以正在己之經九二德成而可見之行九三則修應世之業業因物而見功事蹟而變不測事變之興不易以達吾之義惟處心危而歷事敏業乃可終故九二立本九三趨時成章而達也九四以陽居陰故曰在淵

心隱而不能急喻諸物也

能不忘於躍乃可免咎

含德自信而不求物之喻可靜而不可動無以化天下故必不忘躍

非爲邪也終其義也

然其不忘於躍乃義之固然變而不失其中及物而非以失已有密用焉達此則可造於天德矣義者因時大正之謂終其義歷險而成乎易也

○至健而易至順而簡

反天下之大經無所閒雜故易簡天不能違化物而倦則健順至矣

故其險其阻不可階而升不可勉而至

心純乎理天下之至難者也見聞之知勇敢之行不足以企及也

仲尼猶天九五飛龍在天其致一也

聖功熟則不測而天矣

○坤至柔而動也剛乃積大勢成而然也

惟剛乃可以載物地之載必積廣厚故曰地勢坤順理之至於物無撓非老氏致柔之說也

○乾至健無體爲感速故易知

乾氣之健也無體者至健則不滯於一事隨方卽應可以御萬理而不窮故無所遲疑洞達明示而易知

坤至順不煩其施普故簡能

坤情之順也順天而行己無專見之能以煩擾爭功而乾之所至隨效法焉故不言勞而功能自著此以乾坤

之德言

○坤先迷不知所從故失道後能順聽則得其常矣

以順爲德者無必爲之志而聽乾之生因而成之則先無適從而有所順聽乃得大常之理所謂無成有終也臣道也婦道也下學之道也君子之學以乾爲主知之而後效故大學之始必知止至善以立大經而後循循以進斯善用坤而不迷

○造化之功發乎動

不動則不生繇屈而伸動之機爲生之始震也

畢達乎順



動而順其性則物各自達異也

形諸明

畢達則形發而神見矣離也

養諸容

不息其長養惟其厚德能容也坤也

載遂乎說

能容則物自得而欣暢兌也

潤勝乎健

潤字疑誤自得堅勝而成質乾也

不匱乎勞

歷險阻而各有以自成坎也

終始乎止

成則止矣止者卽止其所動之功終始一則艮也此釋  
帝出乎震一章之義而以動爲造化之權輿則以明夫  
不動不止而歷至於止皆以善其動而爲功彼以無爲  
爲化源者終而不能始屈而不能伸死而不能生昧於  
造化之理而與鬼爲徒其妄明矣

○健動陷止剛之象順麗入說柔之體

體謂體性此言八卦成能之用故不言陰陽而言柔剛  
○巽爲木萌於下滋於上

陰弱爲萌陽盛爲滋滋盛也

爲繩直順以達也

陰不違陽故順而直達者順之功效

爲工巧且順也

陰不亢而潛伏巧也順者順物之理

爲白所遇而從也

遇藍則青遇茜則赤陰從於陽無定質也

爲長爲高木之性也爲臭風也入也

臭因風而入鼻不因形而達

於人爲寡髮廣顙躁人之象也

陽亢於陰故躁凡言爲者皆謂變化之象也萬物之形體才性萬事之變遷莫非陰陽屈伸消長之所成故說卦略言之以通物理而占者得其事應皆造化必然之效然可以理通而不可以象測執而泥之則亦射覆之賤術而已矣

○坎爲血卦周流而勞血之象也

入於險阻故勞血經營身中勞則溢爲赤其色也

血亦水穀之滋得勞而赤

○離爲乾卦於木爲科上槁附且躁也



躁當作燥一陰附於兩陽熯之而燥

○艮爲小石堅難入也

陽止於上下有重陰不能入

爲徑路通或寡也

止則寡通

○兌爲附決內實則外附必決也

陽盛陰雖附之必爲所決絕

爲毀折物成則上柔者必折也

一陰孤立於上不能自固

○坤爲文眾色也爲眾容載廣也

一色表著曰章眾色雜成曰文坤廣容物多受雜色

○乾爲大赤其正色

此取乾南坤北之象

爲冰健極而寒甚也

又取乾位西北之象於此見八卦方位初無定在隨所見而測之皆可爲方故曰神無方易無體無方而非其方無體而非其體也分文王伏羲方位之異術士之說爾

○震爲萑葦爲蒼筤竹爲萋皆蕃鮮也

萋花也蕃盛鮮明動則榮也

○一陷溺而不得出爲坎一附麗而不能去爲離

一奇畫讀如奇坎陽陷陰中入於坎窞離陰爲主於內  
二陽交附之二卦皆以陽取義不使陰得爲主扶陽抑  
陰之義

○艮一陽爲主於兩陰之上各得其位而其勢止也易言  
光明者多艮之象

卦有艮體則繫之以光明

著則明之義也

陽見於外爲著陽明昭示而無所隱異於震之動也微  
坎之陷也匿

○蒙無遽亨之理由九二循循行時中之亨也

初生始蒙其明未著無能遽通乎萬事惟九二得中以陽居陰循循漸啟其明則隨時而養以申道所以亨也天之生人也孩提之知識惟不即發異於雛犢之慧故靈於萬物取精用物資天地之和漸啟其明而知乃通天之中也聖人之教人不能早喻以廣大高明之極致敷五教以在寬而黎民時變循文禮以善誘而高堅卓立不使之迫於小成而養之以正聖人之中也故曰大學之教存乎時

○不終日貞吉言疾正則吉也



善惡之幾決於一念濡滯不決則陷溺不振

仲尼以六二以陰居陰獨無累於四故其介如石

欲而能反於理不以聲色味貨之狎習相泥相取一念決之而終不易

雖體柔順以其中而靜何俟終日必知幾而正矣

小人之誘君子聲色貨利之引耳目急與之爭必將不勝惟靜以處之則其不足與爲緣之幾自見故曰無欲故靜靜則欲止不行而所當爲之義以靜極而動沛然勇爲而無非正矣

○坎維心亨故行有尙外雖積險苟處之心亨不疑則難

必濟而往有功也

陽在內心象也二陰陷陽險矣而陽剛居中秉正不撓  
直行而無憂疑忠臣孝子之所以遂志而濟險行其所  
當爲泰然處之而已

中孚上巽施之下悅承之其中必有感化而出焉者蓋孚  
者覆乳之象有必生之理

乳音孺

中孚二陰在內疑非施信之道然以柔相感如鳥之伏  
子有必生之理光武所謂以柔道治天下者亦治道之

一術也

敬按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中孚者養道也必信乃能養也

○物因雷動雷動不妄

以其時出則固不妄

則物亦不妄

雷出而物生必信

故曰物與无妄

雷之動也無恆日無恆聲無恆處此疑於不測而非有誠然陽氣發以應天自與物候相感而不忒聖人之動神化不測出人億度之表而乘時以應天天下自效其誠皆天理物性之實然無所增損也

○靜之動也無休息之期

眾人之動因感而動事至而念起事去而念息君子於

物感未交之際耳目不倚於見聞言動不形於聲色而不顯亦臨不諫亦入其於靜也無瞬息之怠放而息則其動也亦發邇而不忘遠及遠而不泄邇終身終日不使其心僥焉此存心窮理盡性之學也

故地雷爲卦言反又言復

地靜體也雷動幾也反止於靜也復興於動也

終則有始循環無窮

事物有終始心無終始天之以冬終以春始以亥終以子始人謂之然爾運行循環天不自知終始也謂十一月一陽生冬至前一日無陽者董仲舒之陋也復之爲



卦但取至靜而含動之象豈有時哉卦氣之說小道之泥也

入指其化而裁成之爾

入非收視反聽寂靜以守黑之謂也化之未形裁之以神而節宣其化入者所以出也入坊本作人蓋誤

深其反也

極深以窮其理反求之內也

幾其復也

反而具復之道

又曰出入無疾

其入不忘故其出不妄動靜一致而靜不偏枯動不凌  
競矣

○益長裕而不設益以實也

益損外卦四爻之陽以益初爻使羣陰得主陽以富有  
之實而益人故施之可裕而非所不可損者強與之益  
益者否之變益之以陽所以消否

益者否  
之變

故按三陽三陰之卦  
皆自否泰而來故曰

妄加以不誠之益非益也

非所當得而益之爲不誠

井渫而不食強施行惻然且不售作易者之歎與

強施行不忍置也惻然不食而情愈迫也作易者謂周公周公盡心王室而成王不受訓心懷耿憂所以歎也其後孔子於魯孟子於齊知不可而爲之世終莫知聖賢且無如之何故竭忠盡教而人不寤君子之所深惻也

○闔戶靜密也闢戶動達也

陰爻耦闢象也而言闔戶者坤之德順以受陽之施闔而納之處靜以藏動也陽之爻奇闢象也而言闢戶者乾之德健而發施於陰者無所吝而動則無不達也陰陽質也乾坤性也闔闢之體用互用不倚於質之所偏

此乾坤之互爲質性而不爽夫太和也

形開而目覩耳聞受於陽也

形陰之靜也開者陽氣動而開之覩聞乘其動而達焉  
雖陰魄發光而必待開於陽故闢者陽之功能寐則陰  
函陽而闔之於內陰之效也靜以居動則動者不離乎  
靜動以動其靜則靜者亦動而靈此一闔一闢所以爲

道也

故按莊子曰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張  
子蓋取交言而以易闔其闔之義通之

○辭各指其所之聖人之情也

指示也所之者人所行也吉凶存乎命而著乎象人所  
攸往之善存乎性而親其所趨聖人正天下以成人之



美遠人之惡者其情於辭而見故易之繫辭非但明吉凶而必指人以所趨嚮

指之以趨時盡利順性命之理臻三極之道也

指示占者使崇德而廣業非但告以吉凶也趨時因時擇中日乾夕惕也盡利精義而行則物無不利也能率吾性之良能以盡人事則在天之命順者俟之逆者立之而人極立贊天地而參之矣蓋一事之微其行其止推其所至皆天理存亡之幾精義以時中則自寢食言笑以至生死禍福之交皆與天道相爲陟降因爻立象因事明占而昭示顯道無一而非性命之理易爲君子

引子五家注卷七下  
三  
謀初非以趨利避害也

能從之則不陷於凶悔矣

因所占以進退精義則無不利矣

所謂變動以利言者也

變動謂占者玩占而徒義利者利用而合於義也

然爻有攻取愛惡本情素動因生吉凶悔吝而不可變者  
時位不相當陰陽不相協故天數人事有攻取愛惡之  
不同性情動於積素以生吉凶悔吝旦夕莫可挽回者  
非天數之固然攻取愛惡所釀成者漸也

乃所謂吉凶以情遷者也

君子之情豫定則先迷而後必得小人之情已淫則惡積而不可揜故履信思順則天佑而无不利迷復則十年有凶非理無可復情已遷則不可再返也

能深存繫辭所命則二者之動見矣

命告也爻所告人者也二者盡利之道遷變之情也情遷者君子安命而無求利告者君子盡道以補過惟深察乎繫辭則自辨其所之矣

又有義命當吉當凶當否當亨者

當吉則居富貴而不疑當凶則懼死亡而不恤當否則退藏以聽小人之利當亨則大行而司袞鉞之權

聖人不使避凶趨吉一以貞勝而不顧

辭明示以凶而不爲謀趨吉之道貞勝則凶不避也

如大人否亨

雖否而亨

有隕自天

禍福忽至而不知所自來

過涉滅頂凶无咎

雖凶无咎

損益龜不克違

福至非其所欲而不能辭



及其命亂也之類

雖吉而非正命

三者情異不可不察

有隕自天不克違則慎所以處之其命亂則必去之否  
亨凶無咎則決於赴難而不懼三者天數物情之所必  
有貞勝而不爲所動聖人之情亦見乎辭此大易所以  
與術數之說喻義喻利之分也

○因爻象之旣動明吉凶於未形故曰爻象動乎內吉凶  
見乎外

爻象以理而生象數在人爲善惡得失之幾初動於心

故曰內吉凶因象數而成得失之繇在人爲事起物應而成敗著見故曰外

○富有者大無外也

神行於天地之間無所不通天之包地外而竝育竝行者乾道也

日新者久無窮也

順受陽施以成萬化而不息榮枯相代而彌見其新坤道也

○顯其聚也隱其散也

聚則積之大而可見散則極於微而不可見

顯且隱幽明所以存乎象

於其象而觀之則有幽明之異人所知也

聚且散推盪所以妙乎神

其聚其散推盪之者神爲之也而其必信乎理者誠也  
以易言之乾陽顯而陰隱坤陰顯而陽隱屯蒙鼎革剝  
復夬姤之屬相錯而迭爲隱顯聚之著也乾坤竝建而  
大生廣生以備天下之險阻位有去來時有衰王維之  
盪之日月雷風男女死生榮謝同歸而殊塗萬化不測  
而必肖其性情神之妙也非象所得而現矣

○變化進退之象云者進退之動也微必驗之於變化之

著故察進退之理爲難察變化之象爲易

變者陰變爲陽化者陽化爲陰六十四卦互相變易而象成進退者推盪而屈伸也推之則伸而進盪之則屈而退而變化生焉此神之所爲非存神者不能知其必然之理然學易者必於變化而察之知其當然而後可進求其所以然王弼得言忘象得意忘言之說非也

○憂悔吝者存乎介欲觀易象之小疵宜存志靜知所動之幾微也

悔吝非凶故曰小疵爻之有悔吝動違其時在幾微之間爾靜察其理則正而失宜過不在大審之於獨知之



際以消息其應違不容不戒懼矣

○往之爲義有已往

如素履往之類

有方往

如往蹇之類

臨文者不可不察

已往則保成而補過方往則勉慎以圖功察其文可以因其占而得所宜

張子正蒙注卷七下終